长沙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目　录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在长沙……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
湖南农民运动的追述……柳直荀（20）
缅怀与期望……李淑一（27）
易礼容老人谈陈伏泉烈士……伏家芬（29）
二十年代中期长沙农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吴松庚（31）
清泰乡早期农运点滴见闻……黄曾甫（36）
尊阳乡农运杂忆……易增虔（39）
白首忆当年……陈茂芝（45）
我的片断回忆……邓玉仙（49）
“农会哨”史话……梁孟猷（54）
“马日事变”内幕……梅　欣（56）
烈士血染天王寺　故老泪洒白石乡……文和平等（63）
先父陈伏泉事略……陈文杰（70）
孔福生烈士传密报杀叛徒记……编者（75）
我的父亲曹秉勋……曹修文（78）
怀念母亲郑家奕烈士……黄文进（81）
吴文炳烈士事略……饶绍元（86）
他为农民运动献身……曹必贵　金佑洲（88）
柳克广烈士和淳化区农会……李仲海　常势良整理（90）
农运千古　二刘千古……李仲海　张铁祥整理（9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临区两位烈士的事迹……黄崇武整理（98）
回忆父亲与农民协会……彭　辉（102）
访问记录……田霄汉　朱茂怡（104）
编后……编者（115）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在长沙

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前　言

大革命时期，（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进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这段时间）。农民运动在湘中、湘南一带兴起。长沙是省会地区，发展尤为迅猛。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伟大历史文献中，曾极为乐观地估计到：“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道路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只是由于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国民革命，继在上海解散工人纠察队，开始屠杀工农之后，又有五月二十一日长沙之“马日事变”。有此一变，致使方兴未艾的伟大农民运动横

遭摧折，无数革命人士被惨戮于殷殷血泊之中，苦难的中国人民多遭受二十余年磨劫，中国的革命进程无形中推迟了若干年。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烈们散播的革命种子，终于在疾风中茁壮成长起来，经过不懈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重温那一时期我县农民斗争的史实，对于加深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对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难，和人民事业的必然胜利的认识，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一、农民运动在长沙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沙县辖十八镇乡，（长沙市区为县治的一部分），一九二七年三月，增划近郊区。长沙县农民协会诞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并经省政府批准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是全省农运的最高指挥机关。全县建立起十八个区农民协会，划近郊区时增为十九个。区农协之下，以原设的团为范围，共建立起一千二百多个乡农民协会。此外还建有工会、商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乡农会为基层组织，因会员众多，下又分为若干组。县和区有农民自卫军，乡有农民纠察队，以维护地方秩序。区一级的农协，多数是在乡农会已建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才组成的。

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发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有近因和远因，农民运动亦不例外。兹分别概述于下：

（一）备受煎熬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渴望解放

辛亥以后，北洋军阀相继督湘，至赵恒惕得吴佩孚之助，驱逐湖南省长谭延闿，南北军阀仍混战不休，长沙地处要冲，为军家必争之地，兵联祸结，民不聊生，农村凋蔽万状。贫苦农民既受地主阶级的欺凌压榨，又遭反动政府的暴敛横征，无

不奄奄待毙。一九二六年时，长沙县各乡都设有团防局，又有都、团、牌甲（巡士）的组织，俱为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每以清匪为名，屠杀无辜百姓，武断乡曲，无恶不作。民间遇有纠纷，这班人既挑唆播弄于前，又敲诈勒索于后，从中大发横财，而受害的一方，总是穷苦农民。原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前，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天下乌鸦一般黑。遭受荼毒的穷人，哀哀无告，卖儿卖女者有之，流离失所者有之，家破人亡者有之。至于地主财东和高利贷者的经济剥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更使贫苦农民终岁勤劳，无以自活，嗷饥号寒之象，触目皆是。大凡租种地主一石田（每石约合六亩三分），需先交押谷一十五石左右，或折交光洋伍拾元，年交租谷十石。交不起押谷押金的，每年要交息谷五石，名曰“子租”。佃农每年收入粮食自己得不到一半，如年成不好，收入更少，还要付出牛工、种子、肥料等项开支，以及东家随田需索的田鸡、田蛋、柴、草等项，实际收入少得可怜。高利贷月息二分至五分。借谷的上半年借一石，下半年至少要还一石半，甚至还两石。青黄不接时预卖新谷，得钱往往不及秋后谷价的一半。锦绣镇季茶坡刘福龙放债，借他的谷就是一还三。再加之当时政府以筹措军饷为名，大肆勒索，官取于民，民取于土，土无所取则敲骨吸髓，农民处此绝境，呼天不应，求神不灵，艰难竭蹶之中，哀痛呻吟之后，不是埋怨自己的八字不好，家运不齐，便是怪祖坟不贯气。设或有人出而宣传革命道理，为之指明自救救人的道路，则“奚我后，后来其苏”；自然一呼百应，惟恐后人。当时长沙县农协曾印发《农民的救星》，写道：

被压迫的农民在湖南省农民协会之下团结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农民受痛苦，帝国主义是祸根。
帝国主义是什么，且听在下道分明。
帝国主义非皇帝，是洋鬼子的别名。
英国美国和法国，日本也是一路人。
道光年起害中国，八十多年到如今。
洋人第一占海关，洋货进口免厘金。
我们土货冒人要，农民哪得不苦穷！
十万谷米运外国，因此饥荒多发生。
每年赚去五万万，农民衣服不周身。
洋人第二占口岸，洋船火车到处通。
富足地方立租界，洋人仗势把人轻。
洋人第三帮军阀，更使农民不聊生。
军阀就是带兵官，生成走狗咬农民。
英国走狗吴佩孚，还有广东陈炯民，
法国走狗唐继尧，日本走狗张作霖，
军阀势力哪里来？洋人助枪又助银。
民国过了十五年，年年月月有战争。
奸淫掳掠又烧杀，农民有田不能耕。
强迫农民栽鸦片，年年饿死千万人。
贪官污吏纷纷起，火上加油害农民。
预征钱粮立杂税，小小口岸设厘金。
油盐杂税贵几倍，妻儿崽女活不成。
乡下害人极厉害，就是土豪和劣绅。
俗名叫做长牙齿，有钱又会上衙门。
税谷极重冒商量，稍微反对祸上门。
拿出钱来放重利，贫民苦死不翻身。

借口防匪办团防，冤枉杀死好多人。
播弄是非管词讼，好好地方不安宁。
中国农民真正苦，四层压迫不离身。
求神问卜靠不住，真命天子出不成。
只有一法是革命，铲除祸根不留情。
帝国主义要打倒，消灭军阀第二宗。
贪官污吏请滚蛋，土豪劣绅要改行。
再不革命只有死，农民协会是救星。
讲究道理守纪律，全体农民一条心。
专靠政府做不到，自己来做才成功。
工人都要宣传好，大家受苦一样人。

这首歌词，明白如话，针对农民的迷信观念和听天由命思想频敲警钟，并指出一条自求解放的道路，据许多老年人回忆，它在当时确曾起过很大的宣传作用。

（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作出开展农运的决议。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改组，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设立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一九二四年六月，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长沙县党部成立后，就注意了组织农民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人去广州农运讲习所学习，学员结业后先后回湘，立即被派到农村，当农运特派员，一面着手建党，一面开展农运。党派遣的郭屏藩、龚泽湘、朱有富、易子义等先进人物，很快便把长沙地区农运的熊熊烈火点起来。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是秘密活动的组织时期。

湖南的农民群众，历年以来，虽处在赵恒惕的反动政治高压之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终于使革命运动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迅速铺开，汇成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的一股巨浪洪波。探厥原因，主要是三大政策深入人心，符合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而当时北伐大军大举入湘的胜利形势，也起了极大的鼓荡作用。

赵恒惕所部辖四个师，其中第三师叶开鑫部和第四师唐生智部装备较好，唐部军纪也较叶部为优。叶唐分别兼任湘西、湘南督办。湘西一带，杂牌部队为多，湘南为革命军北伐必由之路。唐生智首先响应革命，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率部向长沙进军时，赵恒惕仓惶征调湘西叶开鑫部陈兵顽抗，两度进退，叶军终于大败，革命军遂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各路同时进攻，粤（四军叶挺部）桂（七军李宗仁部）两军尤为奋勇，十一日攻克长沙，赵恒惕被迫逃走，他的血腥统治遂告结束。当北伐军入城时，到处见有穿蓝布制服、下扎绑带，头戴青天白天徽帽的青年集众讲演，宣传革命，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歌，一时歌声响遍大街小巷，人心振奋，士气昂扬，为前所未见。至此，长沙地区的农民运动，便进入了公开发展时期。

二、农民运动大发展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湖南省第一个县农民协会——长沙县农民协会成立，廖长顺当选为委员长，陈伏泉、朱有富、易子义、龚泽湘、廖锡瑞等为执行委员，会址设在长沙市织机巷德福旅馆。这年七月，陈伏泉继任廖长顺职务，并选举黄则民、郭湜藩为副委员长。八月，长沙县农协被批准代行省农协职权。

一九二六年，县属锦绣、大贤、伏龙、临湘、河西、云母、清泰、潭阳、万寿、明道、新康、淳化、麓山、龙喜、嵩山、五美等镇乡，都已建立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春，霞凝、九峰乡农会相继成立，全县并郊区十九个区级农会，赤旗招展，会员人数已逾二十万人（农民入会大多数一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便有一百万，约为当时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已蓄雷霆万钧之势。

十一月二日，国民党长沙县党部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和决议，内容是举行乡民、村民会议，选举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农民自卫军等。会议结束时选出执监委员十七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了十一个。十二月一日，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演讲，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大会作出了四十个决议案，其中包括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开展农村妇运、青运，开办农村教育，废除农村陋习等内容。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湖南区委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同志又出席，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深刻的革命理论，猛烈抨击了反动分子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攻击，歌颂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发生的重大作用。这些会议的相继召开，大大地鼓舞了农民革命的声势，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使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有力地配合北伐进军。

三、基层农协组织和农民入会手续

《湖南农民协会总章》共八十八条，其中规定基层组织为

村民协会。当时长沙是按实际情况，以乡农民协会为基层组织。取消了都、团制以后，乡农民协会实际是一乡的政权机关。根据《总章》规定，乡农民协会设执行委员五人，执行委员互选常委三人，常委互选委员长一人，秘书一人，财务一人，分任日常会务。有根据需要设副委员长的。正副委员长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组，设正副组长，统率全体会员。

农民入会，每人交入会金一百文（五个铜板），月费二十文。此项月费，斟酌会员生活情况可以减免。入会资格，按《总章》第二条规定："凡年满十六岁，不拘性别，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均得为农民协会会员。即1.雇农。2.佃农。3.半自耕农。4.自耕农。5.农村中的手工业者。6.农村中之体力劳动者。"具备上列资格之一者，其入会时，须有会员二人之介绍，经乡农协全体会过半数通过。不具备上述资格，而赞成农会宗旨，请求加入者，有会员二人介绍，经乡农协全体会员四分之三通过，得为农协会员。入会须填自愿书，领取会员证，始正式为农协会员。不归正的人，如赌钱打牌吸鸦片烟的不准加入，参加过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一类组织的人，也不准入会。但如果这些人愿把保存的"符本"（江湖隐语之类的抄本）交出销毁，写悔过书或经人说情，一般也可以接受。这些是不成文法，但农会对此执行很严。下面是《入会须知》：

服从农协命令，遵守农协纪律。
按章亲纳月费，拥护多数议决。
不分地方界限，不分姓氏差别。
不得借会营私，私斗尤须禁绝。
凡属本会会友，务须亲爱团结。
万众一心向前，打倒贪污豪劣。

帝国主义军阀，专吸工农膏血。

工农联合奋斗，豺人完全消灭。

在秘密活动时期，有的反动豪绅制造谣言，诬蔑农民协会是瞒脓（农）瞒血（协）的会，有的富农便在暗中叫好，一些中农便也观望不前。但到了公开发展时期，这类无耻流言，就再没有市场了。人们求入农会而不得，日夜提心吊胆，惟恐大祸临头。尊阳区四十四乡劣绅饶泉绸想混进农会揽权，农会的人说："你不是我们这一套！"有的农会干部不称职或是作风不好，大家就申明纪律罢免他。罗戴塅樟树嘴罗元成，就是被农会清出罢免了乡委员长的，九峰镇区农协委员长李德霈且被押送县署收押。

在那个时代，农民普遍没有文化，要发动他们起来闹革命，就要靠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要靠宣传。农民惹不起土豪劣绅，而对于一般小学教员，却颇为尊敬，教员的话，农民相信。而教员本身都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向往革命，因此农民运动一起，众多的小学教员便都成了运动的骨干和农民信得过的宣传员。

一九二五年中共湖南区委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分析农村中阶级的区分及我们的策略时就曾指出："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与雇农及手工业者相差不多，而容易领受革命要求与革命知识，我们要从这种人中找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党的领导和支持，一批经过革命斗争实践，觉悟较高的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如清泰乡的黄则民、余舜五、彭岂池，五美乡的陈季临、陈丙文，明道镇的廖象乾，龙喜乡的廖白皋，尊阳乡的杨立三、吴文炳，大贤镇的吴金运、熊盛业，伏龙镇的罗燮，临湘镇的郭舜藩，淳化镇的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克广，新康镇的赵湘藻，锦绣镇的曹秉勋，霞凝乡的苏启勋，郊区的何裕溪等都参加了党的组织，许多人先后成为各级农会的中坚人物。全县县区两级农协执委一百四十三人中，小学教师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在运动中，他们既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又充分发挥了党在各级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四、农民协会活动种种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历史文献中，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做了十四件大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拿长沙的情况来说，由于整个运动历时很短，有些乡镇离省会较近，得风气之先，活动多些，办得也彻底些；有些乡镇离省会较远，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发动就迟些，活动也就少些。但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打击封建势力，则做法容有小异，目的则是一致的。

这里把农会办的几件大事分别简述于次。

（一）摧毁团防局，建立农民自卫武装

县有团防总局，乡镇有团防分局，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护身符。要从他们手里夺取政权，首先就要摧毁为他们作护身符的团防局，建立农民的自卫武装。

县团防总局由长沙大劣绅肖启安之子肖蔚云把持，藐视省令，拒绝移交。省政府委员兼省农会负责人柳直荀，利用长沙市民为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举行祝捷大会，各界群众参加游行的声势，直指省督办公署，迫使他们约期移交。县团防局倒台后，乡、镇分局有的慑于农会威力，自动接受改编，尊阳乡便是一例。

尊阳区农协委员长杨立三的胞兄杨瑞南，原是尊阳、清

泰、淳化、锦绣四镇乡团防局的队长，掌握了一批武装，他接到撤销团防局的命令，就将全部人枪缴出。有的团防局则仍暗中活动，企图负隅顽抗。明道镇农协利用开群众大会游行之机，乘其不备，一涌冲进团防局，将他们赶跑，缴获枪七支。龙喜乡组织农民自卫军，接收了该乡团防局的枪支。新康镇团防局在十九区农协组织的几千农民武装围攻下，才被迫交出他们的三十多支枪。其他如临湘镇团防局由我党派人掌握，高山镇团防局已全体加入北伐军，河西镇团防局在群众发表声讨檄文后被迫解散。就这样，有枪的投诚缴械，或被解散，或被击败，那些平日靠团防局作后台的土豪劣绅，便只有唯农会之命是听的分儿了。

（二）打倒豪绅恶霸，掌握绝对权力

团防局既垮，反动势力失了靠山，农民斗争的锋芒便指向豪绅恶霸，尤其是对破坏农运和以前侵吞公款的人，更不放松。斗争的方式，或进行清算，或处以罚款，或戴高帽子游乡示众，或聚集群众到他家中，令其供给酒食。

长沙以前的都、团、牌甲制度，完全是封建性质的东西，被土豪劣绅把持着，是勾结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宰割民众的机器。如清泰乡都总林巨卿，平时专横乡里，鱼肉人民。侵吞水灾赈款，禁止当地农民加入农协。尊阳乡劣绅郑剑人，宣传反革命，侮辱革命领袖孙总理和黄克强先生。河西镇团防分局长丁琼芝，把持局务六年，借团敛款，财政不曾公开，伊家致富业已逾万，平时擅捕良民，滥用刑法，遇农协会员为土匪，肆行压迫。伏龙镇都总朱葆生，平日在乡无恶不作，组织保产党，破坏工农运动。对这些人，农会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分别处以关押或处决。农会还清算把持祠堂庙宇、社仓积

谷等公产。巧立名目贪污舞弊的豪绅，如临湘镇豪绅张岭桥，清算时发现他贪污光洋四百多元，立即抓他游斗。捕获伏龙镇劣绅谢叔初和近郊区诈骗佃家规洋遍其出庄的土豪张鄂楼，尊阳区劣绅张普棠、饶泉峋等都解送长沙县署严究。几个平时包揽词讼，动辄就喊把人"送衙门坐牢"的家伙，却被一群"泥腿子"捉将官里去。河西镇"胀屋"、"吃大户"的规模最大，该镇团防局长丁琼芝，在农会清算时全家逃跑，农会组织河西、麓山两区会员几千人，到丁家"胀屋"，历时三天，杀猪几十头。五美乡农协组织上千人，到财主陈自升家吃"剐皮猪"。锦绣镇抓住压迫佃户、重利盘剥、反抗教育的地主陈长庚游乡示众后罚光洋四百元具结开释。为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省党部和省政府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合组特别法庭，将大劣绅叶德辉、余诰庆、黄道生、徐国梁等在市区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公审枪决。

农会向为富不仁的地主家捐款，都先作好调查，将写明捐款数额的条子送给他们，他们不敢不捐，而且不敢还价。也有的求保平安自愿向农会捐款的，如地主郑庆龙捐光洋二百元。农会拿来买了石灰，发给贫困农民作肥料。经过这些斗争，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真个是"一切权力归农会"！

群众的示威游行更是声势浩大，足寒敌胆。以尊阳区农协在金井南阳庙举行"热烈庆祝金井地区农民协会胜利建成示威游行大会"为例，那次到会群众近两万人，其中有许多小学生，各持写有口号标语的红旗，由教员带领参加。会场上用大幅红绸写着那二十二字的大横幅，还挂了几副对联。大门对联是"铲除封建；伸张民权。"会场楹柱是"谋民族之解放；跻世界于大同"。农民纠察队一律持五尺五寸长银光闪闪的棱

标，身穿青布衣裤，赤脚草鞋，背着有青天白日徽的斗笠，严肃整齐，精神抖擞，最为壮观。委员长杨立三、区党部常委陈茂芝等都在会上讲话。因人多场面大，讲话的人便将马粪纸卷成话筒，大声宣讲。杨立三说："一根棍子一折会断，一大把棍子抓在一起就折不断了。我们农民团结起来，成为一大把棍子，就不怕土豪劣绅不投降，不愁反动派不倒了。"他的话博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会后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声震遐迩，道旁簇拥着的大人小孩，无不拍手欢呼。那时农会开大会，不论晴雨，没有一个撑伞的，为的是怕遮了别人的视线，看不见台上演讲人的雄姿。领导威信之高，群众情绪之热，可以想见。

革命浪潮的高涨，促使一些混在革命队伍的右派分子的结合。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为首，成立反动组织"左社"，公开反对镇压土豪劣绅，大肆宣扬农民运动"过火"，发表保护地主阶级的"湖南农运计划"，经国民党内外群众揭发，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国民党长沙市党部通告永远开除"左社"分子刘岳峙等八人党籍，封闭"左社"驻点三湘、涵德、晨光三校，查封"左社"喉舌长沙《国民日报》《大公报》，并搜查反动机关，查禁反动言论。清党结果，革命阵容更为整肃。

北伐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士气民心，空前振奋。这固然是全国人民热忱拥护和革命军战斗力强纪律好的必然结果，然湖南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确为不可忽视的事实。据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公报》载称："总司令部昨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于十九日由金井方面拍来电报，谓敌人尝在阵地前面埋设地雷甚多，但我军得农民引导悉数将其破毁，故我军完全

平安通过。”第七军经金井向湖北推进时，官兵不进民房，农会组织农民宰猪设酒慰劳，先头部队李团长率官兵百余人参加联欢，即席讲解战争形势，群情雀跃，并选派多人为大军前进向导。长沙《民国日报》九月十一日报道：“沿途各地民众备茶粥供给，士兵无饥渴之患，忘其疲劳，对于作战，益加愤发，故能一往无前，迅奏肤功”。广州《华侨日报》九月三日报道：“湘人皆乐为运输，可无在吾粤募夫矣。”长沙之役，革命军击败叶开鑫，叶部溃兵退入城时，多被工农群众组织的保安部队缴械遣散，市区因此未遭北军蹂躏。近郊区、麓山镇、铜官等地组织农民夺取叶部溃兵枪十多支。清泰乡农协根据上级指示，为迎接北伐大军，发动群众，一个晚上就将清泰地区四十华里的道路整修，电杆埋好。后来农协还定了一个三六九制度。小路宽三尺，中路宽六尺，大路宽九尺。这个制度不约而同传得很广。路工由佃户供给，地主供给伙食，很快把全县道路修整一番。范林乡新沙村有一处地主谷仓，储谷五百石，农会一声喊，担个精光，用去修筑军路。农民直接上火线与军队并肩战斗的事，所在多有。至于作向导，搞运输，刺探敌情，战地宣传等等则更普遍。有由农会指派的，自愿自觉参加的尤多。

（四）控制粮食解决民食军需

关于粮食的管理和分配这个大问题，历来的政府都没找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好办法，而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农民协会，却轻轻易易地把它解决了。

农民说：“我们之所以无饭可吃，是因为地主将谷米运到外埠赚钱，本地谷米减少，因之价高，我们无钱购买。我们要饭吃，就只有阻禁，禁止谷米外运。”他们以乡为单位，本乡

内之谷米，只许在该乡农协范围内流通，若要流到外乡，就要区农会的命令，要由本区流到他区，则要县农协的命令，由本县到他县或运出省境，则要省农协的命令。即使是军米出境，单有各军的护照还不行，一定要有省农协的护照。他们在各地设有稽查，非常严密，没有护照或实运量与护照上数量不符，就作为偷运，老实不客气地全数没收或没收其超过护照部分。至于前方军需，则由省农协派员到各县，专向农民协会收集。各地农协谷米多寡，有没有多余，省农协早已根据下面层层上报掌握清楚，故军食能供应不匮。

这种阻禁粮食的办法，邻近省城各乡和近郊区曾取得较好效果，距城远的乡镇多不及实行。

农会对于社仓积谷、推派富户出谷以及没收的偷运谷，则以最低限度的价格办理平粜，卖给缺粮农户，对少数极贫户还可免费供应。

（五）减租减押、丈田分田

长沙租额，最高十分之七，一般十分之五。押金每石田有高达六十元的，每年大部分收获为地主所得。因此农民提出减租减押问题。长沙县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此通过了“地租问题决议案”。规定地租额根据土地肥瘠、副产多少，减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押金不得过重，并须计息。郊区实行丈实田亩数量，减除浮租。县内实行二五减租的有大贤、临湘、河西、麓山、龙喜、尊阳，嵩山，万寿等乡镇（有的地方只部分分地实行了，或少数东佃之间协议实行）。有的减了押金，每石田超过三十元的减到三十元。农会根据“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提出分田要求。他们的办法是先丈量田地，核实租额，照田的面积纳租，九峰镇就这样做了。第二步是插标为证，某人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